



华东师范大学

数60级校友分会 通讯

第五期

2013春



忆海钩沉

忆往情深 追梦幸福晚年

——特约专访

潘家珉

问：潘大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首先是因为你在我们同学中确实是老大哥；其次是在我们的同学会活动中，你就像一个老大哥，不仅每次活动慷慨解囊，而且视同学会的事如自己的事，我们的《通讯》就得到过你大力的支持，实在令人感激。其实，你在学校的时候，因为离开得比较早，很多同学不大熟悉你。听说你在到师大前已经当过老师，

后来选拔到工学院上学，离开学校后，又经起商来，大家还是很想知道你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谈谈吗？

潘：我一生很平凡，然而却又很不平淡。但凡社会上一有风波，我的人生轨迹便会被掀起波浪，我的生活便会受到波动，出现波折。

1956年高考，我被上海造船学院（原交通大学）

忆海钩沉

忆往情深 追梦幸福晚年——特约专访 ... 潘家珉
 航天人生活随笔..... 徐林森
 美好的回忆..... 单正明

师大情结

师大回忆片断 张念范
 探访李汉佩先生 蒋鲁敏
 能够静心读书研究永远是美好的 张奠宙

享受生活

六十六岁学绣十字花 孙惠芬
 长空落日依然红 张富根

山水寄情

漫谈镇江..... 张其敏

养生与健康

思维改变命运 快乐成就健康
 ——我的抗癌之路 张 峰

午后漫笔

我和中学数学 高尚华
 咬耳朵..... 叶庆炎
 我和老鼠“和平共处” 陆琴秀
 亡羊补牢——
 关于《三角形积周平分线》的订正 费青云

编辑后记

活动·简讯

晚秋有个聚会——远方来客 相约相聚 汤德祥
 探望小记..... 凌谷芳
 理事会纪要 张小萍

四年制电机系录取，入学时明确我所属小班是专为上海电机厂培养技术人才，一切待遇与上海造船学院学生一视同仁。但到1957年升大二时，随着国民经济紧缩，社会上起了风波，我所属班级突然被停止学业，全部奉命到上海电机厂工作。当然，我也在其中。一进厂，我们全部分配到各车间劳动，接受再教育。半年后，随着下放劳动的浪潮，我们又下放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复一日，的确历尽艰辛。随着吹响大跃进的号角，我们被抽回上海电机厂各科室，我被分配在设计科。为双水内冷发电机设计图纸，加班加点。两年后，我与郑毓蕃进上海工学院应用数学系学习，借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大三时我离开了华师大，重新返回上海电机厂教育科，担任厂业余教学的数学老师。借在劳动中收集到的与数学相关的生产实例进行教学，受到工人师傅的欢迎，我也尝到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甜头。为此又被上海总工会抽调去编写业余数学教材《初等应用数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闹革命，又分配到设备科大修组劳动，在劳动中也了解各类机床的结构。当“抓革命、促生产”时，为打化工工业翻身仗，我又被抽调到由五个单位组成的“上海市十米立车会战组”设计工作一年余。又参加了与上海劳动局组织的技工学校教材《机电数学》的编写，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几年后，又参加修改技校数学教材的审稿工作。

随着“复课闹革命”来临，我抽回任教，并当工宣队进入教学、卫生系统时，又作为工人教师，以“掺沙子”的身份，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搞教学改革。在这两年中，学校领导“左”倾，要砍掉高等数学学科，我没有同意按领导意图去做，而被沦为“右倾”，真叫人哭笑不得；最后我怕麻烦烧身，主动提出离开二工大，正式从上海电机厂调到第三机床厂技校。

在国外亲戚的介绍下，我开始接触印度尼西亚华人来沪治病的事务。通过医术专家的医治，好几个重症病人痊愈了，于是“上海医疗”的美誉，在印尼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印尼商界、银行界和政界人士都想通过我的“渠道”来上海治病、咨询或者经商等。那时候，我真忙得不亦乐乎。“忙”，

我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你能有所“得”、有所“获”，再忙，我也愿意！

于是，1985年我正式辞职。一面为印尼人士服务，一面正式下海经商。

问：听说你的业务开展到了东南亚，影响还不小。

潘：我的经商理念是“真诚”二字。要真诚的经营，真情的交流，真心的友谊。正像我父亲告诫我那样，“心中要有一个‘善’字”、“有损他人之事，切勿可行”、“生意双赢才能常胜”。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原则与东南亚企业界人士进行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合作。

我自以为想得很好，但在实施中，由于没有足够的戒防意识，一味轻信别人，因而多次被奸商以次充好、蒙受流氓欺诈和“朋友”的欺蒙等，种种遭遇使我经济上受到很多损失。由于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和经商的理念得到很多商界、银行界和政界人士帮助和支持，往往几次的波折，触底反弹得更好。我在东南亚树立了很好信誉和良好口碑。

我出口电子产品、中国传统保健食品、保健用品，进口印尼木材业务，把祖国的传统医药、医师带到印尼、新加坡，为政界、商界、银行界人士问诊治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我曾是印尼两个县的顾问，自费带专家去帮助改进种植，如海藻、热带蘑菇等，又开发印尼草药进口中国市场，并带中国财团去印尼融资，故受到印尼总统两次接见。

问：看来首先是因为人做好了，所以你的生意能做好。说明不论干什么，要成功，首先是要做好人。同学会的活动你这么热心，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潘：同学一别，匆匆间已近五十载。当年分别时，我们都是风华正茂的翩翩少年，而如今一个个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我虽大三离开华师大，但还是经常与罗品林、陈志彬、张念范、李湘泉和棒球队外语系同学保持联系。在第一次杭州同学会上，全国各地同学欢聚一堂，叙旧话欢，大家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四十多年前，我们青年时代的天真、单纯、真挚的友情，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我们当年的“形象”似乎一个一个都栩栩如生、历

历历在目。大家都备感亲切珍贵。

同学们志在四方，投入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很多同学分配在大西南、大东北，在艰难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为共和国四十多年来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令人深感敬佩。

我常常惦记着同学们，尤其进入花甲之年，怀念同学之情越来越强烈。我比各位长好几岁，一直把同学比作是我亲弟妹，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定会关心和帮助大家；这就是我的心愿。

问：对待同学会这么好，也是你做人的一个部分：善待朋友，重友情。你对大家这么好，大家自然视你为挚友。听说你 2011 年秋天得了一场病，动了手术，大家都非常关心，不仅上海的同学关心你，去看你，打电话询问，外地也有同学专程来看你，大洋彼岸的同学也来电话慰问。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惦念。

潘：2011 年 11 月，我胸部不适，经摄片诊断发现右下肺有肿块，作了胸腔手术。冰冻切片报告诊断此肿块为“炎性假瘤”，真是一场虚惊。在病程中，我封锁手术消息，深怕大家为我担忧。一个多月后，汤德祥同学在电话中发现我说话声音、声调与常人不一样，经再三盘问，我才一一告知。

他代表同学前来探望，国内外的同学也纷纷来电慰问，连平时很少联系的同学得知后，也来电慰

问和祝福。我深感同学之情胜似手足情，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各位对我的关心和关怀，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会用实际行动报答大家的，祝上苍赐福，祝各位健康长寿。

术后已一年多，恢复情况很好，请各位放心。我原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现在一旦静下来，反而感到不自在，尤其业务停顿后，总有失落感……

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就有不同的选择；一个新阶段开始，往往前程充满了无数未知数。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凡事不论成败，必须要有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心态去对待它，去了解它、掌握它，并且要设法完美地完成它。

目前，我虽然身处低谷，但我有信心尽快走出低谷，去迎接春天。

我的信条是：心中有一个“善”字；我确信“施比受更有福”。

最后，我把高中同学会的一首诗奉献给各位：

相识五十载，有缘再相会，
同窗似手足，情义深且美，
少壮游四方，暮年志犹在，
幸福度晚年，长命又百岁。

问：真是有惊无险呀！也应验了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让我代表大家祝福你快乐健康！最后，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航天人生活随笔

徐林森

2008 年 4 月扬州聚会，这是我毕业后首次在同同学间亮相。袁隽拉住我的手，又用左手在我的肩上猛击一下，说：“你跑哪儿去了？毕业后到处找你找不到，失踪了。”确实，毕业后我似失踪了，我仅仅与张峰（汉中）、宋寿春（西安三所）稍有接触，其余同学不但没照面，连通信都没有，愧矣！今天借《通讯》一角，向大家揭开这个谜团，同时也向陈老师 and 同学们作一个汇报吧！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后航天

部）下属 786 厂。该厂的半工半读学校解散后，我即转入厂内搞技术工作（860 炮瞄雷达发射机柜调试员）。1975 年末，通过系统内调动，调入上海航天局下属总装厂任技术工作，从此，与 CZ-3（长征三号）、CZ-4（长征四号）相处了 25 年，成为一位真正的航天人。

上海火箭基地作为国家航天事业重要的一部分，历来受到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注，因此我们总装车间的职工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除了毛主席没有

来过，许多中央领导都来视察过，最大的首长当然是周总理了，小平同志也来视察过总装车间，不过是他复出后了。总理非常关心上海的航天工业，热忱地教导我们：航天人对事业要精益求精，万无一失；航天人对生活待遇要不计报酬，无私奉献。这是总理为人办事的准则，也是航天人安于“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时期的最大动力，拿着低工资、肩负着莫大责任的航天人无怨无悔。

正因为上海火箭基地的重要性，所以在“四人帮”得势的时候，他们曾经把它视为对抗七机部、要挟党中央以实现篡党篡政的资本。他们命之为“701”工程，肆意提高密级（总装车间又是密级最高的部门之一），百般阻挠中央领导和专家同行视察，还公开声称“七机部是正规军，701是游击队，游击队要打败正规军”。他们处处设难，使得七机部失去了上海这个最大最强的协作基地，从而从根本上阻挠和破坏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1976年10月6日，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难忘的意义——我在接触产品9个月后，将第一次参与卫星发射。真是又紧张又兴奋！那天，来自航天局下属单位的数百人全部聚集在厂内铁轨两旁，等待市里首长下指示。那天来的是陈阿大。大家感到诧异，应该是王洪文或者徐景贤，怎么是陈阿大呢？那天他披着件军大衣，神情有点垂头丧气，东拉西扯地说了一通，意思是比他大的几位领导都去北京还没有回来。最后他说：等你们回来时，如果我还在，我还会来欢迎你们的。政治嗅觉很敏感的航天人纷纷议论开了，他们预感中央要出大事了。果然，在那天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但是这个消息当时对我们是封锁的，直到在回程的列车上，试验队党组才宣布。

这辆只有卧铺车厢的列车徐徐离开厂区，与外面的产品车、生活用品车对接后通行无阻地直奔目的地。为了产品安全，车速不是很快。列车驶经的车站不论深夜、白天，不管下雨、刮风，都有身穿制服的警官对列车行注目礼。列车只在济南站停了一次，站台上警察维持次序，不让进站候车的旅客靠近我们的列车，候车旅客也暂停上车，列车将推迟发车……。约半小时后，我们的列车又徐徐

前进了。列车到达兰州站正是深夜，我们在睡梦中被唤醒。下车列队时站台上全是解放军，原来这是军用车站。部队首长简短地致欢迎词后，我们每人胸前佩戴一块标有“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部队XXX番号”的标志，然后登上了另一列车，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全都是解放军。我们又进入了梦乡，到达酒泉发射中心已是早晨八点了。

当时酒泉的生活条件很差。10月上旬已经下过雪了。在户外刷牙、洗脸用的冷水很快结成冰，我们互相敲打着对方挂在下巴的冰柱，“嘭、嘭”有声，倒也十分有趣。营房里两人一间房，除了床，还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十分简陋。休整了一天，我们就与部队对口交接工作，接下来，全部由部队干了，我们权当顾问。试验中心每天有指定的参试人员的名单，挨到谁谁就去，没有挨到的绝对不能进去，因为试验中心有值勤的解放军要核对你的身份证件，还要看你胸前的那块番号是否今天准入。

产品从试验中心转移到发射场（俗称“转场”），也有几里地（安全所要求的）。火箭在运输过程中十分壮观，围观人群甚多，主要是随军家属，包括孩子们。

偌大的家伙要立起来，还真不是件易事。折腾半天，火箭竖起来了。看着她那顶天立地的神采，雄伟、庄严、自豪，我们心潮澎湃。我们高声欢呼，深感做一个中国人真伟大。

酒泉，在这块土地上洒满了航天人的汗水。航天人多少次在这里欢呼，他们欣喜若狂，一个个像疯了似的，相互祝贺，相互拥抱。盛大的宴会厅充满着笑声，醉汉的窘态也逗得人捧腹弯腰直不起来。当然这块土地上也留有航天人自责的泪水。试验中发生问题，有关的责任人，被领导批评得眼圈通红是常事，还要写故障分析报告，写检查，挖思想根源。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处分，因玩忽职守、酿成事故甚至有坐牢的。险哪！遇到这种情况，丰盛的酒席哪有心问津，首长的安慰也刺激不了食欲，彻夜难眠，能听到的仅是女营房里传来的哭泣声。

最后，我想讲些让陈老师和同学们感到欣慰的事情吧！我在航天系统中的确干得不错，航天局的光荣榜上多次出现我的名字（全局每次才几十名），荣誉证书一大堆，虽不值钱，但我很在乎，我的人

生过得很有意义。

程序指令配电器（简称“程配”）是火箭上的关键设备，系统的供、断电全由它分配。分居在一二级舱体的四只程配，向箭上设备提供 128 路信号，每一路信号都关系着火箭的姿态、发射的成败。一个师范毕业生接此重任，各方面的反映不是很顺耳的。我加强学习，自觉提高业务水平，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不怕苦，不怕累，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师傅们干什么，我也干什么。-55°C 的低温室我钻，+60°C 以上的高温室我也钻。程配的各项试验（高温、低温、振动、冲击、离心、真空、跌落、耐压、淋雨等等）我都亲临一线。为了生产进度，为了处理一件件棘手的技术难题，我没日没夜地干。然而，人不是机器，终于倒下了，心脏病发足，汗如雨下，心跳 198 次/分，住进了瑞金医院。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程配的质量一次比一次好，

精度也一年年在提高。在我和师傅们的共同努力下，四五年后，程配的各项指标竟然一次通过，这个几乎是零概率事件在我们手里实现了。

航天系统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大学生多如牛毛，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高手如林的航天系统里，我不服输，也不输人。当然也有不顺的时候，在职称评定时，我的申报材料被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退回来了，理由是专业不对口。后来怎么又批下来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领导在起作用。我被评聘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时，许多六三、六四届的毕业生还在门外呢。我还两次被评为上海市质量先进工作者，在长征三号研制任务中荣获三等功，在长征四号研制任务中荣获二等功。

很久没有写散文了，“散”，东拉西扯，散得倒也可以；可是这“文”，也只能算是肆意成文了。

美好的回忆

单正明

看到很多同学如今功成名就，事业有成，而我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平凡，在平凡中继续执着的人生。

曾记得当年毕业后，我们一行五人被分配到四川省达县专区（当时行政区），后又与政教系一同学落实到达县专区的通江县，进入通江县中学执教。那是 1965 年 9 月初的一天，大家经历了 8 个小时左右崎岖山路的颠簸，万分疲惫地于傍晚时分到达了大巴山的一个小县城——通江县。当时通往县城唯一的一条公路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山寨，县城非常的小，一支烟的时间可逛遍县城的主要街巷。

当初县城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只能靠打井水或到小溪里挑来；电压非常的微弱，到了晚上还需煤油灯来补充亮光……想想师大的校园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在通江县工作的近七年期间，算下来总共教学不到一个学期，却当上了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

室的负责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在那“非常时期”的“教学”工作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党校派我去深山里采购过冬杠碳的那次经历。当时我们住在深山老林的农民家里，晚上点着“松明枝”，大伙围着一堆炉火，喝着酸菜粥，吃着山芋，睡在铺着稻草和篾席的床上，盖着硬邦邦的棉被，条件虽苦但最终顺利完成任务。事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小小的县城。

要说七年里留下的美好回忆就是那挺拔巍峨的高山和清澈明亮的水了，那里的山拉近了天与地的距离，那里的水能净化人的心灵，我有幸能在水里学会了游泳，当然还有幸品尝到那里闻名的银耳，现在想起真是舌尖上的美味。

到了 1972 年 2 月初我随同爱人支内来到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小山沟，那里建有一个上海支内的军工企业。在这个小山沟里，支内的上海人把那里变

成了一个小上海，厂区附近的老乡都能听懂上海话，甚至连当地老乡的下一代中不少人都能说一口上海话，我们支内的孩子们也有幸在回荡着自己家乡话的环境中成长，远离上海却能乡音不改。当时我被安排在这个小山沟里的厂区子弟学校，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中主要的教学生涯。感谢母校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使我在他乡成长和发展。记得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我连续三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参加九江地区教师代表大会，成为厂职代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学校的副校长和厂教育科长。人到中年，思乡心更切，虽然厂领导一再挽留，但我依然携带家眷离开，回到了上海。那年在陆增云同学的引荐下，经历一年代课老师工作后调入上海松江第三中学，全家也就落户在上海松江。这里也要感谢陈金凤同学真诚热情的相助。

现在的我深感欣慰，孩子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孝顺我们，而且在孩子们的孝敬下我和老伴的足迹踏遍了国内外的名胜古迹，也算老来开了眼界吧！

当然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我的信赖和尊敬让我倍感温暖和感动，他们对待事业的执着和拼搏让我骄傲和无悔。他们或许是企业的骨干，或许是老板，或许是平平凡凡的工作者，可是他们都同样的努力和执着，这使我想起自己在师大读书时那首诗：“……当我两鬓斑白时……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比教师更崇高的职业……”每当家里门铃响起，打开门，曾经的学生

带着家小笑吟吟地站在那儿，如果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一定会说：“幸福！”每当我旅游至学生的工作生活地，学生们会闻讯赶来，热情地陪着我，聊过去，聊现在，聊将来，聊工作，聊家人……。如果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一定会说：“幸福！”在我的手机里我一直保存着这样一条短信：老师，我能有今天离不开你的教育，在我的人生中除了外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你，所以我把你当父亲一样看待。这就是作为老师最大的幸福吧！

记得 2009 是我离开江西 20 周年，我和家人再次踏上了那块土地。让我再一次体会了那真诚纯粹的师生情。学生们聚集在我下榻的酒店，脸上的表情回到了青春岁月，叽叽喳喳地笑说着当年的天真，当年的趣事。每个学生都那样带劲地为我的行程安排献计献策，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和家人的行程安排。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情地享受着他们脸上真诚的笑容。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一幕幕：带着他们学习复习，和他们一起奔跑在运动场上，一起练习乐器上台表演……

回忆总是美好的，自己一路走来也算艰辛，辗转波折从上海到四川通江再到江西九江最终又回到上海。退休后继续从教九年，于去年彻底离开了那三尺讲台。回味过去，深感年轻时不畏艰辛，才能换得老来的无悔和欣慰，享受人生的幸福。

最后再次感谢母校赋予我智慧和力量，才能有这样美好的回忆。

师大情结

师大回忆片断

张念范

我很喜欢苏东坡的四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近七十，到过许多地方，经历过不少事情，

然而我相信与其他 60 级数学系的同学一样，在人生的时间轴上，师大的 5 年确实留下了印记。有的事情当时似是浮光掠影，而 50 年之后却记忆犹新，

有的更是刻骨铭心。去年 11 月回国参加 6、7 两班同学聚会，见到了毕业后首次见面的同学，真可谓三十一年还旧国，晚秋时节又逢君*。只可惜聚散苦匆匆，意犹未尽。返美途中，思绪万千，不能成寐，这里是一些回忆片断。

1960 年入学记得是陆昌栋在校门口接待的。他帮忙提着行李一路走到第七宿舍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里面放着 5 张双层床，住 9 个同学。陆昌栋在我的下铺；和我抵脚而睡的是王平福，下床有会弹琵琶的高尚华。对面床的下铺睡的是叶庆炎，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因而对他一直是敬而远之，只有在多少年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后，才有畅怀倾谈。5 年中换过几次寝室有点记不清了。有一段时间，和杨奇凯、黄国光、曹霖琴同一房间。那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尚未吹起，每天中午 12 点 15 分广播电台播送古典轻音乐。我们那时有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午饭后就准时爬进床铺，戴上耳机欣赏那美妙的音乐。黄国光那时很健谈，说起轻音乐，像德里戈《小夜曲》时，眼镜片后面的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杨奇凯、曹霖琴在房间里有时弹着三弦悠悠地唱起苏州评弹，自得其乐。还记得曾和潘家珉在同一宿舍的上下铺。听他介绍音乐名曲，如韦伯（Weber）的《邀舞》（Invitation to the dance）和圣桑（Saint Saëns）的《天鹅》（Swan）。荣闾多是个古典音乐迷，曾听他神采飞扬地讲论海菲兹（Heifetz）的小提琴演奏和帕加尼尼（Paganini）的小提琴曲。他还给我们讲一些音乐轶事，如一个美国作曲家在飞机上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苏联歌曲后，觉得好，就把它改编成迪斯科。那时的他，颜色红润，脸上还有细细的绒绒毛，人长得高，在一起，他有似鹤立鸡群。每到星期六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只黄帆布的包（像是解放前的美军剩余物资）潇洒悠然地回他愚园路上锦园的家。

那时的大学生活还是比较宽松的。

在我的记忆里中，1964 年以前，大家读书是认真的。记得一年级上学期学数学分析，郑权老师上习题课，他在黑板前讲得生动活泼，有一次在讲连续函数时，他问我们是否知道有处处不连续的函数。当时台下无声。然而荣闾多脱口说出了 Dirichlet 函数，使我吃惊之余而对他刮目相看。好像在一年级下学期，郑权老师组织几个人成立课外学习小组，其中有赵臻，题目是“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基础”，读的是一本苏联人著的《黎曼几何和张量分析》。郑老师还借给我一本英文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来书也没有还给他，至今我还保存着。我们一年级后他就回到上海工学院，以后也没有见过。最近听说他身体不好。记得在第一次到崇明岛劳动前，他生气勃勃地教我们唱一首好像是叫《中国青年之歌》的歌曲，我至今还记得一部分歌词。真不能想象当年生龙活虎的他现在竟然因病而步履艰难。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研究能力强的好老师，我深切地祝愿他能恢复健康。

在我们二年级时，风向好像向右转。记得上面说要学生多学一些，学好一些。有一天，我与一些同学被叫去考试。后来年级里大约有 10 个人或是让去增读一门三年级的课，或是参加与老师一起的讨论班。我当时和潘介正、费青云去三年级上了抽象代数，用的是 Jacobson 的书。但是 1964 年风云突变，强调阶级斗争，“只专不红”的帽子使得读书失去了动力。后面的 2 年，虽然也上课，老师们，例如汪振鹏老师仍然认真教；茆诗松老师那时还把苏联的文章拍成照片给我们读。但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大环境如此，许多时间又花在劳动、四清、下工厂上，而我们就这样在 1965 年毕了业，离开了师大。

*1981 年首次去美，2012 年回国恰为三十一年。

探访李汉佩先生

蒋鲁敏

2012 年 12 月 5 日，学友一行 8 人（汤德祥、潘家珉、郑毓蕃、陈金凤、杨光辉、陆琴秀、张小萍、蒋鲁敏）带着广大学友的愿望去探望了尊敬的李汉佩先生。



到了李先生位于师大二村的居所楼下，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使用大门的数字门铃时，李先生从三楼下亲自来为我们打开了大门，并引领我们上楼。她对我们年级同学的印象还是很深的，特别对我年级同学2010年的聚会记忆犹新，并能叫出在座的几个学友的名字。我们问起她的健康情况，她说不久前骨折曾住了医院。但比通常说的“伤筋动骨100天”，她好得要快些，只两个月就恢复了。她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家里要穿针引线，还是我来”。问及她的起居生活，她1989年退休后，如无意外情况，一般天好时都会参加里弄的练功18法锻炼。看到李先生89岁高龄身体还如此健康，我们都感到欣慰。

李先生回忆起给我们上课的情境，她说“学生们都说我上课有‘三快’：说话快、写黑板快、擦黑板快。殊不知，就是这‘三快’，课前也要花很多的时间备课”。对此，经历了长期教育职业生涯

的我们，也深有同感。她认真负责的教学，至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月，数学系的代数组教师特别为她举行了90岁庆生活动，与会者（学友吴允升也参加了）都是她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许多学生得益于她的教学态度和师德的影响，是我们学友一辈子有幸遇到的良师。

李先生和陈昌平夫妇育有一子一女。现在李先生的儿子一家和她住在一起，平时还有一个阿姨帮助照顾饮食和生活。女儿在美国，每天打一个有时二个电话回家问候、询问情况。平时晨练之后也时常与邻里聊天交流。看到李先生家里子女孝敬、邻里和睦，我们也为她高兴。

临别之时，当我们问起她长寿秘诀时，她说“我就是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不想那么多。”我们问她，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怎么办，她说，也是不去多想，想了也没有用。这些话，朴实而富有哲理，值得我们这些也已经步入高龄的学生记取。

能够静心读书研究永远是美好的

张奠宙

汤德祥老师寄来的校友通讯，美轮美奂。他约我写点什么，我很感谢。随手说点近况，向大家做个汇报。

2013年，我正好80周岁。这刚刚达到上海男性的平均期望寿命（79.76）。这就是说，以后的日子可以算作长寿的那一部分。这可以给自己一点慰藉。

在我的记忆中，1960年代初是一个相对美好的时代。65届的各位进校的1960年，大跃进刚过，饥荒遍地，政治运动暂歇。虽然肚子空虚，却总算可以静心读书了。教师搞讨论班，学生读专门化，大家一本正经地做起学问来，那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到了各位毕业的1965年，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临近了。真正能够静心读书的也就这么几年。后来，华东师大数学系“文革”后迅速走上正轨，得力于与65届同学一起度过的这5年。65届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恐怕也都得益于这5年。

我自2001年退休，迄今10余年，还在写作中。不过身体情况大不如前。一首打油诗说：

耳聋眼花到八十，支架三枚腰不直；
每日敲得字数百，只为提防老年痴。

确实，能够静心读书写作是美好的。2013年，我将有4本书扎堆出版，也算自己的盛事。

一本是写了十多年的《数学文化教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这是一本为文科大学生写的教材。内容完全是新概念，以数学欣赏为主。

《数学方法论稿》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第二版了。我认为，数学方法和哲学范畴相对应。例如偶然和必然，对应与概率论；局部与整体，与拓扑学相关，等等。聊备一格。

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倪明先生，喜欢我写的一些短小的散文，遂编辑《张奠宙数学教育随笔》一书，说是送给我80岁生日的礼物。

最后一本是《数学教育的中国道路》。这是一本为中国数学教育呐喊的文字。我对某些自我贬损的教育论说反感至极。某些人指手画脚，好像过去的传统都是错的，只有他们是救世主，于是要求基层老师都转变观念。岂有此理。事实上，中国数学教育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具有良好的声誉。这是几代数学教育工作者奋斗的结果。

65届的同学们，我们都已处于老年阶段。养生以长寿，工作为防衰。静心读书，远离名利，永远是美好的。

写了上述的一些文字，与大家共勉。

享受生活

六十六岁学绣十字花

孙惠芬

那是5年前的一天，女儿拿来一幅画，是黑底棕色马头像，因为我属马，说是送给我的。我一看这马头像，眼神炯炯，栩栩如生，随即问了一句“这

是哪位画家的杰作？”我女儿说：“这不是画，是十字绣，是我同学送你的。”啊？！原来是针线活？我想，自成家以来，大人小孩的衣裤我缝制了不少，

针线活对我来说应该不是件难事，顿时萌生了学做十字绣的念头。托我女儿找来那位同学，教了我半个小时，怎样看图，怎样画格，怎样走线、压线等等。她还给我买来了绣花针、小剪刀、方格布、彩色线及一幅《旭日东升》图样。从此，我就一针一线地开始了我的绣花生涯。那时我已经六十六了，家人和朋友都用怀疑的口气问：“你眼睛吃得消吗？”我很有信心地说：“我试试看。”

用了一年多的闲散时间，完成了我的处女作——《旭日东升》（图一），配上画框，挂在自家大厅墙上，感觉很好。凡来我家的亲朋好友看了这幅画都要夸几句，有些朋友还不相信是我绣出来的呢！一天，我路过一家十字绣专卖店，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也看到一幅《旭日东升》的十字绣作品，我问老板“这幅绣卖多少钱？”老板脱口而出“一万八。”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又问：“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呀？”老板说：“你不看看这是满绣的呀，人家一针一线要多少功夫啊。除了人工费和原材料费，其实我们也就赚点小钱。”我想想也是的，自己完成这幅作品，就花了我一年多的时间呢！

5年来，我充分利用闲散时间绣出了二十多幅作品，有的挂在自家墙上，有的代表我的一片心意送给亲朋好友。经过针针线线的操作，我还真悟出不少道理来。



首先，有养生修心的作用。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要扮演各种角色，承担各式各样的责任，除了开心事，或多或少总有些烦恼事。退休前，上班时一心扑在工作上，下班后家务缠身，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可现在退休在家闲散时间多了，杂七杂八的事情就一直在你脑海中打转转，甚至还会想得吃

不下饭、睡不着觉。可当我迷上了十字绣，一屁股坐下来，面对格格布和图案时，就只考虑如何画格，如何走线，什么记号代表哪号彩线，并将这些密密麻麻的记号用坐标知识一一对应地画到格布上，然后一针一线地绣起来。此时此刻，你一定会聚精会神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搞错。一搞错就麻烦了，因为错了就得拆，这十字绣拆起来不像拆绒线那样一根线拉到底，拆下来的线还可以重复使用，它要一针一线剪断、拔光，拔下来的线是一团绒，不可再利用了。买来的线是定量配好的，废了就不够用，配线的话有时满街跑也不一定能配上。所以做十字绣一定要细心再细心，耐心再耐心，精心再精心，总的一句话：一定要静心再静心。所以说做十字绣可起到修心的作用。

其次，十字绣画送亲朋好友可代表我的深情厚意。我初中班主任过八十大寿，我送了一幅“寿”字，画中一个大大的“寿”字，有红花绿叶衬托着，还有“福如东海水长流，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字样（图二），代表了我对老师的深情祝福。2012年夏天我回老家无锡时，约了几个同学到苏州去看望这位老师时，一进家门就可以见到这幅画已挂在她家客厅墙上了。前两年，我家兄弟姐妹五人在桂林聚会，庆贺大哥大嫂“钻石婚”，我送去了一幅《松鹤延年》（图三），画中太阳、松柏，有四只丹顶鹤挺立在花卉绿叶中，寓意两位老人如松柏常青，延年益寿。我的外甥属虎，我就绣了个《猛虎》（图四）有待挂到他家新居。我的女儿最近买了房子，我准备好一幅《一帆风顺》，祝福她在工作、生活上像画中那只乘风破浪的帆船，勇往直前。我的儿子一家在北京生活、工作，我以他们的生肖分别绣成一



对小狗(儿子、媳妇的属相)(图五)和一匹小马(孙子的属相)(图六),他们各自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好像我总在他们的旁边。还有其他十多幅送朋友的画,我就不一一列出了。除了十字绣的画,我还做了不少手机袋和卡袋,都代表我的心,送给了亲朋好友。真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十字绣代表我的心。”

再次,每当完成一件作品,配上镜框,自我欣

赏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想想自己已是七十多了,还能一针一线绣出这么美妙的画来,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好比自己教出了一个好学生,心情特别舒畅。

以上是我5年来做十字绣的感悟和浅识,在这里与老同学们分享。愿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心态,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长空落日依然红

张富根

退休,作为新生活的开始,我又来到了熟悉的乡亲们中间,同时,与来自各地各行业的退休老同志接触,大家生活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小区里,一起闲聊,一起娱乐。我为构建和谐小区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也给自己增添了许多欢乐。

住在我家隔壁的两户人家,乔姓夫妇都已八十高龄,常受疾病困扰,生活多有不便,四个子女住得很远,照料有困难。一日,老乔妻子突然昏迷,大小便失禁,所幸对门陈姓夫妇(也都六十开外,子女也不在身边)能经常关心。见此情景,老陈妻子二话不说,便热心帮助清洗照料。老乔妻子经过治疗后终于转危为安。为解决这对空巢老人的困难,我分别找了老乔夫妇的儿子与陈姓夫妇,协商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劳务价格,这样乔姓夫妇便安然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我还帮助老乔家处理一些生活琐事,拨打120急救电话等。住在虹口的老乔子媳打车来川沙,见了我就立即停车致谢。我说老帮老,理所当然,你安心,我也快乐。

小区一位万姓老人,双眼患青光眼,病情危重,牵动多少老朋友的心。我又与老友们为他介绍医生,住院前,我们为他祝福送行。十天后,老万康复回家,老友们略备薄礼相约上门探望。每个人都发表了诚挚的讲话。小小的居室里其乐融融,充满了温馨的气氛。真是一人有难众人帮,声声问候情谊深长。小区的老人们互相关怀、照应,热情中传递着和谐

的力量。

别以为小区的老人只关心身边的琐事,他们对国内外形势也很关注。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与我常有摩擦,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居民区的老乔同志经常参加市社科院的学习,对此类问题了如指掌。我主动请老乔给老人们讲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夏日高温挡不住老人们的学习热情。我曙光小区东侧藤架下,二十多位老同志入座,老乔挥汗精彩演讲,大家凝神聆听,形成本小区夏日里一道美丽风景。

我长期在上海工作,对川沙知之不多。在职时,我对川沙的历史文化甚为关心,看到不同书刊对川沙历史叙述颇多异议。如有的说,川沙镇原名八团镇;有的则说八团镇在川沙镇以东。又如,1990版《川沙县志》称川沙镇成于元末;《上海辞典》(市地方志委员会编)又称川沙镇建于宋。无论时间空间,诸说不一。我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川沙原住民,自有一份家乡情结,有个心愿,退休后,能为家乡做些有益之事,把这件事搞搞清楚。我在川沙图书馆参阅了《元史》《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奉贤盐政志》《上海地理沿革研究》等著作,又在上海图书馆、通志馆阅读相关资料,遍访浦东各大盐镇,终于整理成《川沙镇域古代史略》一文。2002年,恰逢《川沙镇志》编辑工作启动,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协助编辑部编写川沙镇古代部分,被

采纳引用。《川沙镇志》已于2008年出版。当前，川沙新镇正在创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创建领导成员，期盼能为川沙的文化建设作一分贡献。

我觉得，老年仍有可为，老年也精彩。何必埋怨夕阳苦短黄昏近，我赞美长空落日依然红。如果我们每位老同志都能够为绚丽的晚霞增添一抹亮色，那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美好！

山水寄情

漫谈镇江

张其敏

朋友，你知道润扬大桥在哪里吗？扬是扬州，那润是什么地方呢？是镇江！镇江怎么会叫“润”？原来小小的镇江却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就是封侯的领地，二千多年前开始建县，三国东吴时一度成为政治中心。现在的西津古渡有两处“历代地层窗口”可以窥见一斑。镇江在古代曾叫朱方、谷阳、丹徒、京口、南徐州、延陵、润州。这下知道润字的来历了吧。叫镇扬大桥当然合理一些，但却好像把扬州给镇住了似的，怕不吉利罢。

讲到镇江的食品，好多人都知道镇江有三怪，香醋摆不坏（越陈越香）、肴肉不当菜（不下饭）、面条锅内煮锅盖（锅盖面是也）。

镇江乃文物之邦。历史上许多名人留下宝贵的遗迹，如沈括的梦溪园的小巧精致；古典名著《梦溪笔谈》，还有《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国治》、《康熙字典》、《马氏交通》等传世名著也在镇江酝酿诞生。唐宋时期，镇江的诗词、书法、字画繁荣辉煌，如王昌龄、李白、杜牧、白居易、欧阳修、沈括、宗泽、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诗人都在镇江留下众多文化遗迹。

镇江的旅游资源可以说是真山真水、真古迹。位于市区的金山、北固山、焦山、南山以及诸多的青岗翠岭形成一长串风景点，人们形象地称其为城

市山林、珍珠项链。浩浩荡荡的长江横陈在市区北侧，登高远眺，城市与山川一望无际犹如一幅壮丽的山水画。

人们熟知的《白蛇传》中水漫金山神话的很多古迹就在金山公园内。那座玲珑秀丽的慈寿塔立于金山之巅，仿佛把山都拔高了。金山寺庙依山而建，殿宇厅堂幢幢相衔，从山麓到山顶将金山密集地包裹起来，形成了金碧辉煌的“寺裹山”独特风貌。喜欢品茗的朋友还可以到隔壁中冷泉喝茶，此泉被唐代品茶专家刘白刍评为“天下第一泉”，此泉水沏茶清香甘冽。

北固山上三国故事遗迹很多，最出名的是甘露寺。刘备招亲，还有试剑石、溜马涧、孙尚香投江的祭江亭、铁瓮城遗址、龙埂、铁塔、太史公墓等等不胜枚举。

焦山位于大江之中，如雄狮盘踞，故又名双峰山、狮子山。一向以古树名碑闻名遐迩的焦山寺庙楼阁掩映于山荫云林之中，故有“山裹寺”之说，与金山恰成对比。焦山名称的由来据传是东汉焦光曾隐居于此山，由于知识渊博、名气很大，皇帝三次下诏书请他出山为官都被推却。由此焦光隐居的山洞被称为“三诏洞”，内有他的雕像。此山亦被称为“焦山”。

被书法界称为“大字之祖”的《瘞鹤铭》石碑就在焦山。它和陕西汉中的《石门铭》并称为“碑中之王”、“南北两铭”。焦山碑林藏碑近400方，书体真、草、篆、隶俱全。有各朝名家，还有全国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碑。此外摩崖石刻，也有自六朝直至民国的名家石刻。这些碑刻犹如永不闭幕的书法展。

建于东汉的定慧寺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刹之一。据传隋朝玉泉山智顓禅师曾见到关羽的无头幻象：一手提刀一边大喊：“还我头来”，禅师问他：“有多少人丧身你的刀下？他们的头又向谁要？”关羽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后来列位于伽蓝神中。在定慧寺伽蓝殿内正中即塑有关羽的神像。还有那气象万千的万佛塔、屡建战功的古炮台、松寥山原始文化区等等都值得一看。

喜欢幽静的朋友不妨去南山揽胜。与杭州相仿，南山也有一个“虎跑泉”，其他诸如招隐寺、明太子读书台、听鹧山房、鹿跑泉、珍珠泉及增华阁等

等名胜古迹比比皆是，真所谓“山不高却深邃，水不多而通幽”。

此外各具特色的镇江博物馆、鹤林寺文苑、圜山、宝塔山公园、小石塔、西津古渡、宝华山、茅山等等均可一游。总之不管是爱好古迹的、文化的、书法的、革命史迹的以及宗教各界人士等均可找到自己的向往之地。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介绍镇江呢？因我毕竟在镇江生活了30年之久。刚到镇江时给我的印象是又小又破又脏，临离开时却已建设成比较现代化的中等城市了。有污染的工厂全部迁到郊区，马路宽敞、高楼林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润发、农工商、八佰伴、沃尔玛等等纷纷开张，高铁二个半小时即到上海。在市区就可登上接人去机场的巴士。但镇江再好也挡不住我“叶落归根”的念想，直到古稀之年回上海安定之后才忽然想到：啊！回家的感觉真好！

养生与健康

编者按语：张峰老同学以上期文章的结尾语为题又奉献了一次“精彩”，看后动人、感人。概括为两句话“绝症不绝 笑谈人生”。他的这段经历，因我们一直在联系，完全可以见证，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敬佩。他常说：热爱数学要运用数学战胜病魔。这次的基点就是运用了数学中重要的辩证思维和创新理念。读完该文 还可以悟出几条养生与治病的格言：“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的起点是现在”。愿大家一起共勉。

思维改变命运 快乐成就健康

——我的抗癌之路

张 峰

2008年5月体检发现右肾上极有个包块。据说囊肿破裂将危及生命，为了减轻沉重的心理负担，决定手术切除右肾。然而，一打开腹腔，发现肾上极的囊肿块已有8cm，肾中央也有6cm大小肿囊。右

肾门、主动脉旁见肿瘤组织已浸润和转移。经活检确诊为：右肾弥漫性大B细胞非霍奇金氏淋巴瘤IV期。手术后，体重一下降了40多斤，刀口撕裂般的疼痛，左手腋下的好几个鸡蛋大的淋巴结，右手腋下、

腹股沟中的许多鸽蛋大小的淋巴结都在隐隐作痛。全身都像散了架似的无法动弹。免疫能力极其低下。

此时，医院通知我转到血液科进行化疗。恶性肿瘤手术后作化疗，这是常规。但对我这个免疫能力极其低下的人能否经受得起这既杀死癌细胞又杀死白细胞的残酷战术？我反复思考，决不能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癌细胞的灭绝。只要有了命，就一定能治好病。故我考虑，先找个名中医，提升我的免疫能力与癌症和平共处一段时间，再去化疗。那位名中医，以精湛的医术，不负我望。在他的治疗下，提升了我的免疫能力，癌细胞停留在原来的状态没有多大发展，这为以后的八次化疗积淀了坚实“物质”基础。

在患病期间我积极地“充电”，阅读和上网查阅有关治癌战例的大量资料。而我爱人为治愈我的癌症到处寻医问药。我在两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专科大夫精心治疗下，在治癌的道路上，与大夫互相配合、互相支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癌细胞之所以能够击垮人类，是得益于发生病变的内部环境，也因为一些患者对癌症的无知，以致被吓死、吃死、饿死和治死。显然，治疗癌症对我而言，既不能以盲从替代分析，也不能用迷信替代思考，更不能用冲动替代理智。需要明白引起癌细胞增殖的环境因素，了解如何通过改变内外环境因素，达到从根源上遏制癌细胞的繁殖和扩散。我必须认真“充电”，认真思考、忏悔和反思，采取以正规治疗为主，其他医疗为副，调节精神压力，调整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等方略，坚定与癌症抗争到底。

一、“爱”是战胜癌症的动力

患病期间备受来自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的煎熬和痛苦。然而亲情、爱情、友情（特别是同学之情）向我传递的“爱”，使我在爱的漩涡里思绪万千。在断断续续住院治疗的近十个月里，我爱人每天四点起床，做好早点，风雨无阻地乘一个小时的巴士，七点准时出现在病房。必要时，儿女们整夜地陪守在我的病床边。我大学的同学和我的学生，从南京、广州和本地专程来问候我，上海的老同学嘱咐他的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为张叔叔问医找药。

我虽然退休多年，但原单位领导、同事和我的朋友们多次来看望我。亲人的爱、同学的爱、领导同事的爱、朋友的爱感动着我，我没有任何理由不

爱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因恐惧、痛苦和煎熬而放弃治疗。我深深地感到：我的病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它涉及和影响到一大批人，他们因我的健康而快乐，因我的躺倒而忧伤。我的快乐与健康，必然会化解亲人和子女的内心苦痛、压力，减轻同学、学生、领导、同事和朋友们的牵挂。

人生就是一个谜，唯有“爱”能揭示一切。爱的情结所产生的强大抗癌动力，增强了我抗癌决心和信心和毅力，极大地提高了我体内的免疫能力。

二、科学的综合治疗才是抗癌的正道

当确诊患有弥漫性大 B 细胞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IV 期时，我首先思考的是，癌症 IV 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代表对一组被治疗患者生存率的统计数据，它表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IV 期的预后很差。在这一组中生存率仅为 5% 左右。就是这个 5%，它告诉您，也许只有三个月的存活期。就是这个 5% 引起的恐惧，使一些人走上了不归路……。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虽然只有 5% 的生存率，而对于我来说，死亡与生存各占 50%，既然有 50% 生的可能，说明治愈的胜算很大。所以，应该鼓起信心和勇气，通过积极的治疗提高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期。

根据大夫的建议，应用治疗晚期高恶性淋巴瘤有比较好疗效的 CHOP 方案（即环磷酰胺 + 长春新碱 + 泼尼松治疗方案）。又，我的酶标中的 CD20 的表达为阳性，据资料分析加入“美罗华”治疗有效率达 90%，故在第三次化疗时，又加“美罗华”联合 CHOP 夹击顽敌……。漫长的将近十个月的八次化疗是主战场。在化疗的同时，我通过中医中药来提升自己的脾胃系统的功能和提升白细胞，通过“活血化瘀”、“扶正培本”来调和体内的阴阳动态平衡。在每次化疗前都进行充分的备课，在化疗中有效地化解了诸如呕吐、食欲不振、便秘等副作用；用哈慈五行针针灸膀胱经和督脉等经络和穴位提升自身的排毒等功能；通过适当有氧运动来提升免疫功能抑制癌细胞……。

在治疗阶段，我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觉性接受治疗，既信赖医生和接受医生的帮助，又坦诚地和医生共同商讨治疗方案。这种积极的心态和愉悦的心情，提高药物的疗效和强化体内防御机制和免疫能力，使我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疗效且终生受益。

在治疗阶段，我还利用“变通”思维方式，以听喜欢的音乐来转移“疼痛”和“恐惧”；以沉浸在高考数学题的集中思维中，转移做化疗后承受

的苦痛，排遣心中的郁闷，把恐惧变为提升免疫力的动力，把癌症病痛变通为对生命的喜悦与追求。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和健康的心理治疗，使癌症受害者的我，逐步转变为健康的创造者。

三、寻找“觉醒”之路，迈向康复

十个月艰苦的化疗终于结束，我出了院。但，是否真正康复了？当我查到：肿瘤复发和转移约80%发生在根治性治疗的一至三年内，90%发生开始治疗后的五年内，生存五年以上仍有肿瘤复发和危险的人占10%时，深深地感到，癌症是慢性病，出院并非康复，它只表明治癌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第二阶段的康复治疗才刚刚开始，万里长征也只是起步。

按规定，我严格执行定期复查规则（包括PET-CT检查），每次复查后都做对比记录档案，综合分析各项指标，作出改进方略，而且我又从以下几方面寻找“觉醒”走向康复。

① 精神状态的“觉醒”

健康的精神状态，可以转变为细胞的能量；恐惧和慌乱，恰恰是癌细胞滋长的温床。癌症带来的恐惧、绝望和自暴自弃的破坏力，远远超过癌细胞的破坏力。然而，疾病既是对灵魂的挑战，又是生命的礼物，上苍关闭我生命中的一扇门，必然为我的生命开启另一扇窗。转变观念就会柳暗花明。我坚信：坚持做“永不放弃的痊愈之梦”，一定会等到美梦成真的那一刻。

在治疗的最初阶段，各种化验单的数据，就能使我的心，随着数据的变化，在天堂和地域之间来回奔波；而在我真正读懂肿瘤标志物时，就能坦然面对。当得知我已进入癌症晚期的行列时，心跳加速，恐惧、焦虑、抑郁同时袭来，大脑一片空白……；但当我逐步接受正面的信息：“癌症不等于死亡”，“癌症不是绝症”，“癌症只是慢性病”时，顿开茅塞，心胸为之豁然开朗。是啊，疾病绝不是人生道路上的障碍，而是在通往健康征途中，必然接受的挑战。人活着困苦压不倒、卑微窘不倒，但失去希望是最大的悲哀，“哀莫大于死”。

有期待，生命就有希望，期待明天，期待阳光，拥抱蓝天，创造明天。人就能从沙漠奔向绿洲，这就是精神的力量。绝望和希望只在一念间。

② 饮食之“觉醒”

是药三分毒。药物是双刃剑，收获和风险是并存的。接受治疗和药物越多，产生并发症和副作用

的风险也越大。化疗对人体营养体系的破坏力非常惊人，经过化疗之后的我，免疫能力极其低下。如果不注意提高免疫力，癌症将会再一次复发。我感到：饮食中的营养是提高免疫能力的重要因素。“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因此，在康复时期，我特别注重“扶正补虚”、“补益与化滞”，“健脾护胃”，提高脾胃消化、气化功能。又遵循“虚不受补”的原则。均衡营养、调节饮食，保证有足够的营养补充，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促进康复。我遵循快乐就餐原则，均衡摄取各种健康食物和自己喜爱的食物，吃一些让内心感到愉悦的食物。“好吃的多吃一口，决不过量；不好吃的少吃一口，非常难吃但对抗癌有好处的，我就当药来吃”。

对某些食品蔬果的禁忌，实际上是来自心里深层次的恐惧。恐惧造成的伤害大大超过食品对自己的伤害。其实，所有的饮食在人体内部都是以脂肪、氨基酸和糖的形式吸收。故我从不“忌口”。感到想吃，就是身体需要，快乐愉悦的饮食，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有效手段。

③ 运动之“觉醒”

大部分肿瘤中有明显的阴性病。病因是人体阳气不足，不能有效地抵制阴邪的入侵。大量的寒气引起气血淤滞，阴邪即阴寒在人体慢慢地、不断地积聚，形成肿块，生成肿瘤。所以，癌症病人就要远离寒湿，温暖身体。即是“扶阳温化”补足正气。动则生阳，阳虚之人，应根据个人情况，适当地参加有氧运动来提高体温和通过微微出汗排泄有毒物质。

在众多的有氧运动项目中，我选择了专门针对癌症的郭林健身法作为我抗癌的运动。通过多吸少呼（吸吸呼）方法来为身体增加更多的氧，快速地生发人体的阳气。通过功法的“升、降、开、合”调理身体的阴阳平和，疏通和改善体内的微循环，调动体内的抗癌潜力。

生命在于科学的运动，运动也要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生命不仅在于适当的运动，而且在于安静。当心情舒畅入静意守冥思时，就能促使大脑产生脑内啡来提高免疫力，提高NK细胞的功能而抑制或杀灭癌细胞。故我一般在太阳刚升起时，练郭林健身法，晚上就寝前练习静功或者听音乐。

事实上，身体疗愈，不仅要在物质层面上战胜癌细胞，更要扩展到意识层面上。用意识的力量，

把癌细胞转化为能量而释放。故我在静坐时配合冥想,信任宇宙、回归自然,享受生命中的宁静。《素问天真论》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社会康复才是真正的康复

近八成的癌症患者的离去,不是在治疗期,而是在康复期。充分说明癌症这类慢性病的康复治疗是何等的重要。健康是争取来的,这个争取,是心理上的积极,行为上的主动。只有以积极的心态,才会拥有坚定的信心,从逆境走向顺境,从挫折走向成功,从苦恼转化为快乐。走出家庭融入社会,重新成为一个社会人,通过群体抗癌,以“社会康复”的理念使康复走上良性循环。

随着身体基本康复,我也逐步“觉醒”,在对生理和心理作“格式化”的进程中,使我逐步忘掉时间世界而顺其自然,参与其中,活在当下。事实上,只有经常“格式化”,让心智回到“零极限”状态。“归零”之后,再出发,也许能实现“梦想”。故我决心重新调整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坐标,培养新的

兴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和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旅游、摄影、写作,参加一些公益讲座、义工和社团活动等。我还在一个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抗癌、康复目标走到一起的群体抗癌组织《癌友康复互助会》里快乐工作、健康生活。走上了一条在医院治疗后的继续和补充的康复之路,开始了新的生命,成为一个社会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不少风风雨雨,有的甚至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撕心裂肺苦痛的癌症就是例证。可是,风雨之后,必定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风雨并不是人生道路上的障碍,而是通往阳光征途中必然接受的挑战,在它面前勇则胜,馁则败。如果钻石要以诸多的切割而璀璨,那么,人生必经过万般磨难而光辉。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虽然不能改变“命”,但可掌握“运”,思维改变命运,快乐成就健康。感谢癌细胞让我从疾病的受害者转变为健康的创造者,我将拥抱崭新的绿色生命去实践新的人生旅途。

午后漫笔

我和中学数学

高尚华

我是1965年8月和张小萍、赵臻等一起到北京的,没过几天就和张小萍一起去了房山山区搞一年“四清”。

1969年8月下放到凤阳朱元璋的老家种葡萄,两年半后被分配到贵州省→省教育厅→贵州大学。1978年底靠张小萍和一位高教社老同志的帮忙回北京,在高教社直到退休。和中学数学实际是不搭界的,只是人教社的数学编辑偶尔有不想干或不愿干的活,让我去帮忙做点工作。

近60岁时,人教社在大力组织编写新高中数学教材。似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要搞两套(A版

和B版)送审,万一一套通不过,就还有一套可以应市,不至于太被动。当时在全国有五、六套在编写。

人教社两位B版的领军人找到我,邀请我编写选修课教材《风险与决策》,其中有这样一条要求“通过实例了解马尔可夫型决策及其决策方法”。大学生学马尔可夫链都是叫苦不迭的,写点给中学生看,难度不小。当时自我感觉还不太老迈,精力尚可,就接受了这一挑战。以后通过在工作中的相互了解,又陆续参加了概率、统计部分的编写工作。

在编写统计知识时,我是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中

统计案例的四个要求：独立性检验、假设性检验、聚类分析、回归分析在做文章。当时觉得改革力度太大，但还是费尽心机写出来了。

送审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审定委员会发来了一纸通知，取消了第二、三两个要求。你这通知事先来该多好，可以省掉一半精力，审定委的厉害可想而知。

我想，我国的电影人遇到的问题大体也如此，在开拍电影后不是去想如何把电影拍得好看，而总在考虑怎样才能通过审定，否则大笔投资就要打水漂了。这样，一大堆四平八稳、味同嚼蜡的影片就充斥在银幕上了。

话扯远了，最后借此机会祝师兄、学姐们新春愉快、身体健康！

咬耳朵

叶庆炎

我最早对“咬耳朵”的理解是两人之间说悄悄话，不想让在场的他人听到说话的内容，看来是交头接耳的样子，有时候说话者还会用一手掌放在嘴巴边让声音集中进入另一人的耳朵。近两年来还出现了以“咬耳朵”为歌名的歌曲，是一个名叫“至上励合”的小合唱组所唱，说是这歌曲很好听，听来是很甜蜜的。然后又出现了以“咬耳朵”为名的舞蹈。然而我对“咬耳朵”从字面上的涵意的理解是在1997年的6月28日，那天在美国举行了一场拳击赛，是拳王泰森对伊凡德·赫利菲德，当比赛处在胶著状态下，泰森竟“急中生智”咬破了伊凡德·赫利菲德的耳朵。电视实况转播了这一血淋淋的画面，令全美观众都目瞪口呆。事后，在加州冒出了一位32岁的企业家卡洛斯·赛普维达，他从这咬耳之战中想出了一个赚钱的机会。他和他的兄弟一起设计制造出一种用牛奶巧克力做成的且有咬痕残缺的耳朵，命名为“伊凡德·赫利之耳”，将它装在透明的塑料口袋内，袋上的标签画则是泰森的漫画像，他一面举起戴拳击手套的右手，一面舔着嘴唇说：“一只永远不会让我满足。”这种“巧克力耳朵”产品在洛杉矶等地的糖果店曾热销了一阵，尽管有的顾客看到它后表示很恶心，但是他们还是

把它买回去，也许是符合大众喜欢新奇的心理吧。在美联社报导这一“巧克力耳朵”热买的新闻时，有一句标语说：“胜利的滋味，想必应该是在甜蜜中略带一丝苦涩”。倒也颇耐人寻味的。

今天以“咬耳朵”为题来写文章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我在2012年10月9日看到两份报纸报导了同一个新闻，说的是中国广州的地铁4号线在10月7日早上8时左右发生了一件老人与青年为争座位而在众目睽睽下大打出手，血溅车厢的事情。老人看来约有70来岁了，在候车时小伙子排在该老人的后面，但车到站时，小伙子突然抢先进入车厢，且可能撞及老人，引起该老人的极度不满。上车后，老人就直骂那个小伙子的不是，说着说着，肝火上升，竟然出手给了小伙子一拳，小伙子立即还以一脚。两人扭打在一起，老人似乎还占了上风，咬伤了小伙子的耳朵，小伙子的脸和手臂上布满血迹，老人的脸上也全是血。后来警察将双方都带走了。该报还附有一张两人正在搏斗的照片。在另一份报上说得更为详细，小伙子28岁，是一名教师，老人67岁，双方拉扯撕咬，看来老人的牙齿比较厉害，小伙子的耳朵被咬破一块，老人的鼻子受击流血。现场有不少男乘客好言相劝，但两人却不为所动，

老阿伯曾一度抬起“血脸”，之后又埋头乱咬小伙子。看了那两份报导后，我感触很多，一是自己也当过教师，二是自己也是一个年逾古稀之人，二者我都有切身感受。首先，我很为那个人民教师担忧，第二天怎么带着半截耳朵上讲台呢？作为一个老师，就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尊老爱幼，遵纪守法，怎能为了抢占一个座位而不顾一切，对一个70岁的老人动手呢？又如若我是那个老人又会如何对待呢？会遵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吗？还是息事宁人，忍气吞声，自忍晦气呢？我估计自己绝不会先发制人的，最多是用一种鄙视不屑的目光看待对方，绝不会与这等人同归於尽的。

由上述的广州地铁的咬耳朵事件，使我联想到自己在美国所经历的一些小事，事虽小，但是感受很深。有一个周末为去购物，我推着手推车从地铁站口往下走，台阶有二十多级之多，我才走了两级，前面突然有一位十分漂亮的华人少妇拦住我的去路，她手上拿着不少东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大束美丽的鲜花和一只大纸盒，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物品和手提包等。我被她的突如其来的快速动作怔住了，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女子迅速调整了她手中的东西，腾出几个手指抓住我的推车，端起小车一口气走下站口，将车放在地上，向上看了我一眼，示意我慢慢走下来。当我赶紧跟上时，她很快地走向刷卡口进站了，结果我连一句道谢的话也来不及说。来得突然，我又反应迟钝，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想说又不知说什么。我在发呆，眼前晃过的那位少妇不仅人美，心灵更美，这一瞬间的印

象在我的脑海中永远留住了。

也是在去年的10月7日，天上下着雨，我没带雨伞，见巴士靠站，我冒雨排队上车，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白人妇女，她突然绕到我的身后，要我先上，同时我发觉头上的雨滴突然停止了，原来是那位好心的妇女在给我打伞呢，心中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上了车，我就坐在老人的专座。车开了两站后，上来一位高大的黑人，宽阔的身躯恐怕有我两个那么大，但见他手中拿了一根拐杖，我立即起身让座，那黑人毫不犹豫地就坐下了，因为如果车子一开动，那黑人会站不稳而倒下的，可能会压着别人，有谁能挺得住他呢？当我起身后，发觉周围有些人有点坐不安宁，“蠢蠢欲动”，似乎也有想要让座的动作。原来坐在我左边的那位老头向我招手，表示要让我坐他的位子，我向他微笑，表示不必了，这才发现他还是个独眼龙，左边的一只眼只有一点点大，身材又矮小。为了要让他坐得心安，我站得十分自在，没有那种站立不稳的样子。可是在对面座位上的一位西语裔的妇女站了起来，非要我去坐她的位子。我强不过她，只能坐下了。这些天天都在发生的普通事，要不是看到广州地铁发生的事的报导，我也想不到要拿来说的。

来美国有20年了，近三年才回国两次，国内的变化太大了，想写的想说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只能到此搁笔。通过对上述“咬耳朵”的不同涵意的描述，有时是悄悄的，略带甜蜜的；有时却是激烈的，甚至是血腥的。因而产生的感受是大为不同的，由此，我得益匪浅。

我和老鼠“和平共处”

陆琴秀

近年来，晚上经常有老鼠光临寒舍，“鼠朋友”进门，家里被闹得天翻地覆、六神无主。你看，水果上咬个洞，面包被拖到沙发下，衣服上留点鼠屎，

连刚装好的机顶盒电线也被咬断，搞得电视机也不亮了。最可怕的是深夜起床，它会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只鼠眼忽闪忽闪朝我望着，眼光虽然还和善，但

我一见到就吓得尖叫，把大楼的邻居都惊醒了，如此反复多次，如何是好啊？

我家先生是属“猫”的，他要用工具“吃”掉老鼠，用鼠笼、粘鼠胶、下药等办法，偶尔有效，但不能拒“鼠朋友”于千里之外，每年还是鼠患不断。我是信佛的，佛教导我，要与众生和睦相处，绝对不能杀生犯戒，老鼠虽然惹人讨厌，但它也是生命，让它自生自灭吧。我曾在老鼠经过的地方向着它留下的粪便祈求：“你不要再来了，我们和平共处吧！”效果不大好，第二天照样来，而且还候在厕所里，吓得我上厕所也要先生陪，实在是拿它们没有办法唉！

一次在听法师讲经时说起，他们在澳洲种蔬果木十几年，刚开始常有鸡、鸭、鸟、虫来祸害，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划出一小块菜地和几颗果木专门让小动物们吃，同时在地边播放佛号，祈求它们不要越境祸害庄稼，据说从此小动物们就守规矩不

再越境祸害庄稼了。

我对法师的教诲坚信不疑，我相信世上万物众生都能够和睦共处，完全可以不去相互残杀、相互排斥。我们信佛，修炼的目的就是要与众生包括动物、植物，只要以善心相待，就可以和平相处，那么为什么人不能尝试着与老鼠沟通呢？我想它来我家无非是要吃饱肚子，那么我就满足它的要求。于是我决定以喂养老鼠来和它们沟通。具体办法是，在厨房外的窗台上放一块香甜的饼干，第二天发现饼干被拖走了，饼干细屑也没有留下，干干净净的，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这样，从此以后我家里再也没有“鼠朋友”闹事了。

以后会怎么样？不得而知，但愿我的诚心诚意能让家里平平安安，不再闹鼠害。老同学们，你们只当是听了个好玩的童话吧，但这是我的真实经历。祝愿大家能心平气和、开开心心、健康长寿！

亡羊补牢

——关于《三角形积周平分线》的订正

费青云

在《数60级校友通讯第四期》上，老朽短文《三角形的积周平分线》有大错，今订正如下：

所谓三角形的积周平分线，是指一条直线切割一个三角形，既平分三角形面积，又平分三角形周长。原文误称：“仅当三角形是底大于等于（注：原文漏‘等于’两字）腰的等腰三角形，积周平分线有3条；其余三角形都只有1条。”先看几个例。

1. 底大于等于腰的等腰三角形，确实有3条，容易找到。

2. 底小于腰的等腰三角形三边 $BC = a = 2(\sqrt{2} - 1)$ ， $AC = b = AB = C = 1$ ，有2条积周平分线。1条是底上中线，另1条是 DE 。 $DE \parallel BC$ ， D 、 E 分别在 AB 、 AC 上，且 $AD = AE = \sqrt{2}/2$ 。

3. 当 $a = 2$ ， $b = 3$ ， $c = 4$ ，三角形积周平分

线只有1条，它切割在 a 、 c 上。

4. 当 $a = 8$ 、 $b = 9$ 、 $c = 10$ ，积周平分线有3条，一条切割在 a 、 c 上，二条切割在 b 、 c 上。

可以严格证明：割在最长最短边上的积周平分线一定存在；割在较短两边（ $a \leq b < c$ 之 a 、 b ）上的积周平分线一定不存在；割在较长两边（ $a < b \leq c$ 之 b 、 c ）上的积周平分线可能是0条、1条或2条。任何三角形的积周平分线只能是1条、2条或3条。更详细的结果及其论证，不再赘述，欢迎指正。

（注：在三角形 ABC 中，若 D 在 BC 边上，作为定义，认为 AD 切割了 AB 与 BC ，同时又切割了 AC 与 BC ，但不认为 AD 切割了 AB 与 AC 。）

编辑后记

读了这新的一期《通讯》，大家会感觉到，很多新面孔出现在我们的作者群里：从“一生平凡但不平淡”的老大哥潘家珉，到在编辑岗位上耕耘一辈子的小阿弟高尚华，从鲜为人知的航天人徐林森，到享受着美好回忆的单正明，还有退休后参与建设和谐社区的张富根，六十六岁学做十字绣的孙惠芬，满怀他乡山水情的张其敏，和老鼠“和平共处”的陆大姐……

当我们读这些长长短短文字的时候，都会回想他们在师大校园时的模样，回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这些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变得年轻、变得快

乐——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小小刊物的诱人之处。

本期我们还高兴地看到我们敬爱的李汉佩老师和张奠宙老师的近况，他们又一次给我们上了一课：人老了，就要像这样生活。

张峰同学的文章，由于篇幅的缘故，曾想请他压缩或者分 2 期刊登。但是看到文章以后，我们觉得它叙述了我们身边这位生命的强者与命运、疾病抗争的经历，还是全文刊登为好，相信大家一定会从中受到感动，获得启示。

每个人都会有不少故事，我们期待着尽早听到那些还没有讲出来的故事。

活动·简讯

晚秋有个聚会

——远方来客 相约相聚

汤德祥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南京西路 818 广场廿多位老同学相聚一堂，有欢有笑、有乐有趣很开心，报导一下，请大家一起分享。

还是在当年 9 月获悉旅居美国的张念范老同学与夫人要在 10 月底回上海休假，想见见熟悉的老同学，又恰逢二年前老六、七班同学在师大聚会时曾有个二年之约，于是潘家珉、王平福和汤德祥经过策划、联络，通知了能联系上的老同学（包括东北、西南与北京等地），最后落实了廿四位同学，因事因病等原因未能

出席的同学嘱托代向大家问好外，还介绍了自己近况。

相约在下午 2 点，江、浙专程来沪的王岳庭（上午就赶到）、唐明华、汤德祥、姚鸿滨、柳德钟、孙荣奎、尤伯松都一早出门赶来，从山西太原来的汤鹏飞前一天刚刚到沪，上海的同学有王平福、奚丽珍、黄国光、潘家珉、郑毓蕃、涂季进、费青云、彭红英、陈志彬、李湘泉、袁是竹及张念范夫妇等。聚会的特色是群策群力、忆往情深，从南京路讲起，外地来的都说不认得了，有地铁有大厦还有广场，再讲到师大，

张念范感慨地说有几位二年前见过，还有不少同学几十年没见了。大家畅所欲言，每人都边谈当年同学情，又谈别后情，更多的是谈及了近几年来变化、与老同学的联系和养生保健迫在眉睫。在大家的提议下，为当年已故的三位及早期离世的若干位老同学默哀半分钟以表怀念，接着相互拉在一起合影留念。在欢笑声中品尝了上海小吃（下午茶）又摆了二桌广场大餐。席间姚鸿滨等同学还表演了助兴节目，同时接到几位远道未能到现场的老同学的电话报到、问好。最使人

感动的是接通了在住院的 90 多岁高龄的原辅导员张菊宝先生的电话，大家争着向她问候。她在电话中一一辨认她五十多年前的老学生，此时此景无不让人心潮澎湃、高潮迭起，大家不仅谈了自己的现状，还介绍了尚在的联系的同学的信息，真是越老越念旧。晚间八点多了，不能不散，大家都难舍难分，告别前有人提议明年是老潘大哥八十岁，能否为他祝寿，在一致的掌声中通过了。走到广场门口还在你送我、我送你依依不舍。小聚会、大收益、养好身体相约明年。



探望小记

凌谷芳

2012 年夏，听到陈金凤同学身体不适的消息，我们几个同学都想去探望，趁孙惠芬来沪之际，相约于 8 月 9 日去陈金凤家看望，由杨光辉、魏少山领路，同去的有孙惠芬、王蕴澄、陈芝兰、陈雪琴、张其敏、凌谷芳。本来是去探望的，却不料陈金凤和他爱人满脸笑容特别热情地用丰盛的水果和糖果招待了我们，并一再示意健康情况可以，正在康复之中，让大家不要太记挂。

他的心态、他的精神、他的坚强使大家既敬佩又感动。中午我们在陈金凤家附近的席家花园酒店小聚，席间大家又说又笑，互相勉励保重身体，讲得最多的就是“快乐每一天，健康每一天”……。餐后，他和爱人又将我们一一送到车站。真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

我们衷心地祝愿陈金凤同学早日康复！加油！加油！加油！

理事会纪要

2012年12月6日，华师大60级数学系同学会的理事会暨《通讯》编辑组会议在师大一村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蒋鲁敏、汤德祥、郑毓蕃、杨光辉、陈金凤、陆琴秀、俞鑫娣、潘家珉、张小萍、王平福、奚丽珍因学校有事请假。陈月珍老师在百忙中为会议召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会议主要讨论了《通讯》的工作。俞鑫娣同学介绍了第四期发行的情况：汤德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共71人，她直接分发的9份，邮寄的82份（其中外地38，上海44），有51位同学有回复（其中外地22，

上海29）。从同学们的反馈看，大家已经都很喜欢这份小刊物，有的表示对编辑组的感谢，有的表示要为《通讯》写稿，涂仁进同学从海外寄来了200美元。编辑组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而且希望同学们踊跃投稿，特别是还没有写过稿的老同学，希望你们把自己的故事、感悟写出来，让大家共同分享。

编辑组对于第四期在排版方面的一些错误，特别是沈彩华同学的文章中有重要遗漏，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在本期发行同时，附上更正后的沈彩华同学的文章。（张小萍）

消息

老同学罗品林不幸于2012年10月30日上午七时许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2岁。

温馨提示

华东师大校友网地址：<http://alumni.ecnu.edu.cn/main/index.aspx>

我们的相片网址：<http://photo.163.com/tdx41>

观看密码：050522

本刊网络版：<http://wims.math.ecnu.edu.cn/wsysx/>

《校友活动》“数60级校友分会《通讯》第五期”

向同学会资助的账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象州路支行

开户名：奚丽珍

账号：6222021001072770560

电话：13020293632 或 13024165240